



廈村鄉打緣首 頭名花落四歲童



冊子登記緣首名字，名字寫戶主名，頭名是鄧光耀，他是鄧翊泓的祖父。

廈村鄉十年一屆太平清醮將於本年底進行，相關的第一個儀式「杯卜緣首」於甲辰年正月初二進行，村民俗稱之為打緣首，打緣首一向不容易，今次大會更有特別安排，在指定時間內若仍未打出頭名緣首，會降低擲得勝杯的門檻，結果在數度減少勝杯下，頭名緣首在下午近5時誕生，由四歲小孩連擲六勝杯一寶杯獲上天賜予寶位，也是近五屆最年輕的頭名緣首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在醮會，緣首代表參與村民向上天祈福及祭祀，工作包括定時拜神、參與接神及送神、行香等儀式，誰人能做緣首都受上天應許與否，因此要杯卜誕生，廈村鄉須要杯卜的緣首共十名。按鄉的規定，最先連擲十勝杯一寶杯者為頭名緣首，第二名及其後緣首依次遞減勝杯數目。

與經驗無關 須由阿媽首肯

2月11日正月初二早上8時，廈村鄉男性村民陸續抵達打緣首地點流浮山沙江天后古廟，8時半，杯卜吉時開始，廈村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善恒、兩名副主席鄧焯倫和鄧永傑及醮務委員會成員，在青松觀經師帶領下向天后娘娘上香，稍後經師宣讀禱告文。法事完結後，約9時開始打緣首。

記者差不多整天都在廟內看打緣首，除了吃飯及休息的兩個小時。這天到古廟打緣首者由兩歲至80歲，經驗並無作用，須由阿媽首肯。而打緣首確實不易，最初氣勢如虹，在不足十分鐘內，有村民一連擲出十個勝杯（兩個半月形木製裝杯杯口一個向上一個向下），但跟着擲不到寶杯（兩杯杯口全向下），圍觀村民一時大失所望。在上午至中午時段，仍有人擲出十個或以上勝杯的情況，但之後都未能擲出寶杯。到下午2時，醮務委員會副主席鄧佑明上香斟茶後，宣布將勝杯規定減少一個，即九勝一寶即成頭名緣首，但其後仍未打出，到3時再減，即八勝一寶就可成頭名緣首，然而依然未出到，近4時45分，鄧第三次宣布再降門檻，最少六



勝一寶即成頭名緣首。結果在4時52分，年僅四歲的新屋村村民鄧翊泓，在父親鄧家豪陪同下，連擲六勝杯一寶杯，成頭名緣首。

緣首工作主要交父親負責

鄧翊泓是第一次排隊打緣首，料不到一擊即中，成績比不少排隊打了數十次的叔父輩還要好。鄧家豪說，自己也打過好幾次緣首，這是鄉中傳統儀式，因此帶兒子來參與，讓他知道情況以作傳承。他坦言自己也不太熟悉打醮歷史，但大約知道緣首是代表鄉村去拜神，冀求風調雨順。他說兒子平日並不是太集中，但這次打緣首好認真集中，聽一旁做公證的叔叔指導如何擲，讚賞他的表現「叻叻」，然而由於年紀小，也要上學，所以緣首工作主要會由家族中男丁包括他負責，在可能情況下會給翊泓做一陣子。

鄧佑明說，數十年前農耕年代打緣首，若打到半

夜都打不到，年初三再來過，近四屆則是當天就出到。在時代轉變下，大會之前議決不要花太多時間去打緣首，若到指定時間仍出不到十勝一寶，就改程序，逐步減少勝杯數目要求。

出力又出錢 頭名須付5800元

現時廈村鄉共有16條村落，所有村民男丁皆可參與打緣首，由於鄧姓村佔10條，基數大，以往頭名緣首多是鄧姓，但其他姓也間中出現，如1974年那屆頭名緣首姓胡，來自鳳降村，2004年姓陳，來自田心村。廈村鄉的緣首除了出力，也要出錢，頭名須付5800元，第二名4500元，第三名4000元，第四名至第十名介乎3000到2000元。第11名開始，緣首可自由報名，排名較前費用也高些，如第11名至49名，收費1600元。丁口費已決定是500元，較上屆稍增80元。鄧佑明說，由於物價上漲，年底打醮耗費最少千萬，較上屆七百多萬元增加好幾成。



先跪拜天后娘娘，手執筊杯才擲下。

廈村鄉鄉事委員會主席鄧善恒（前排中）、兩名副主席鄧焯倫（前排右）和鄧永傑（前排左）以及醮務委員會成員杯卜前參與拜神儀式。



◀頭名緣首、四歲的鄧翊泓，擲杯時樣子很認真。記者 鄭玉君攝

▶下午開始多人打緣首，人龍排至古廟外。



打不到緣首，村民會以柚葉水洗手再擲杯，這名小孩開心洗手去霉氣。



▲寫好的對聯，王伯太太負責拿到地上晾乾。

▼王伯在谷亨街公廁旁邊小巷的檔口已擺了四十多年，他隔鄰還有一檔。



王任全「揮春街」揮毫逾六十載

在元朗寫了一甲子揮春的老行尊說，揮春是意頭事物，以前是「年晚紙對，人有我有」，但隨着時代轉變，重視程度大減，客人也愈來愈少，揮毫一對聯，以往可買到茶、煙、飯，現在只能買到煙及一碗粉。而人們透過揮春寄予的祈求則沒變，最受歡迎的仍是「平安是福 富貴由天」、「花開富貴 竹報平安」，顯然富貴及平安是人生最大訴求。

香港商報記者 鄭玉君

父子擺檔曾寫到「手軟」

老行尊是年屆82歲的王任全（王伯），自1962年起，就在元朗谷亨街寫揮春，逾六十載的冬天筆墨時光，短短一兩句鐘未能盡言，記者只是聽聽故仔。祖籍東莞虎門的王伯，在家鄉未能考進大學，耕作一年後來港與父親團聚，時為1962年，王伯20歲。王父當時已在谷亨街寫揮春，王伯隨父學習一年即自立門戶，兩父子在谷亨街周邊擺檔。那時谷亨街是揮春檔集中地，最少有50檔，寫者都是居民包括村落原居民。

谷亨街有這麼多揮春攤檔，稱為揮春街也不為過，「元朗區附近、南生圍一帶有好多木屋，魚塘壘搭滿，不養魚都搭屋，又有好多人養豬養雞，他們都愛貼揮春，所以容納到那麼多檔口。」內容方面也與環境貼切，如「水陸平安」、「魚蝦大信」、「船頭興旺」、「雞欄興旺」、「豬欄興旺」，王伯說單是寫「六畜平安」也寫到「手軟」，因為一個雞場有幾十間，每間也要寫。

漁農歲月早已遠去，木屋也拆清光，揮春檔光輝不再，目前全元朗市只有六七個檔口。王伯的客人只剩下來自鄉村的老主顧。這些熟客很長情，每年光顧，但年歲增加後總有一天會離開，其下一代又不會幫襯，「幾十年前當旺時，可以寫二千張紙，今年六百張也寫不完。」

「貼揮春」已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內，反映

這文化應受到保護，寫揮春亦顯然是夕陽行業，耄耋之年的王伯照舊由年十幾寫到年三十，並不是個人很喜歡，而是它有特別意義，「貼好後，迎接新景象，過年嘛，又新一年，萬象更新，寫些意頭東西來迎接，以前話『年晚紙對，人有我有』，查實應是『年晚紙對，人有我有』，個個都貼來過新年。」王伯講古期間，便有一個客人來買揮春，一對120元，客人要即時寫，加多10元，內容跟足去年。寫好的對聯，由王伯太太拿到巷邊，放在地上晾乾，半小時後才可取。

字體比從前更結實四正

今年是龍年，有關龍的揮春也好賣一點，但市道不好，生意較往年差，營業額少了兩成，利潤相應同減，這份額已是加了價的情況，若不加價，利潤還要少好幾成。王伯是文化人，主業是教授粵曲及拉二胡，過年前寫揮春賺點錢。他說雖然已超過80歲，體力仍可應付，亦覺得字體結實，比年輕時更好，惟視力隨年紀漸大變差，字間距離感弱了，有時寫得「密頭咗」要再寫過。至今，他常常翻閱自己手寫的對聯，一本搜集對聯的小筆記簿，仍銘記已逝父親的教導，「老實字體比我親，他說字一定要結實，四正，筆畫就靠自己手部，吊筆寫，輕重自己掌握。」



王伯為本報寫的揮春意頭十分好。記者 鄭玉君攝



王伯銘記父親教導，字體要寫得四正結實。